

关于朝鲜妇女充当 “挺身队”（慰安妇）问题

（韩国）尹贞玉 刘黎明译

一 前 言

我之所以关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我国被拉到挺身队去的妇女，是因为我本人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还是个女学生，学校教育我们要当好一名“白衣天使”，即日本军队的护士。这时，地方上正把穷人家的女孩子骗到挺身队，把青壮年男子拉去当兵。校方也不象当初那样强调要我们当好“白衣天使”了。那时，学校认为，护士只不过是个代名词，实际上是日本军人的“饭食”。1943年，我上了梨花专科学校，从那时起就听说要被强行拉到挺身队去，许多已成年的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整日被“挺身队”的黑手搅得坐卧不宁。我心里虽然也感到不安，但却很自信，总认为自己不会被抓去。暑假过去了，新的学期开始了，整个韩国都处于恐怖之中。1943年10月，根据日本陆军的命令，韩国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学生都必须去当学生兵。他们还按地区分配人数，半强制性地将年轻妇女也拉走。这时我们学校的女学生纷纷以与学生兵结婚为由退出校门，校方也知道退学的学生并不都是真的去结婚，大部分是为了逃避被拉去挺身队而采取的对策。因此，校方向我们保证说，“不会让你们去挺身队的，学校会对你们负责的”。然而，过了没几天，校方就召集我们去地下室集合。校方把学生集合起来后，发给每人一张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汉字的材料。面对此时此景，我们感到自己就要被拉到挺身队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大家焦急万分。正当我们焦虑不安的时候，校方又让我们用

两个拇指往那张纸上按手印。此时我们已无力反抗，无可奈何地按上了手印。当时，人们对按手印的观念和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居民都有身份证，只有当选举或必须而又没带图章的时候才按手印；但那时，只有犯人才按手印。

那天，我回到家里后，把事情的经过对父母如实说了。那个时候，青年男女不是被拉到挺身队，就是拉去当壮丁，或者当学生兵，因此，父母非常耽心。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退学。第二天，当我拿着退学申请到校长室时，只见那里已经挤满了要求退学的学生。那时，我才十八岁。当时被拉到挺身队去充当慰安妇的一般都是十七到二十岁左右的姑娘。

后来，我们从汉城到了江原道，在那里过了“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末期，人们都知道“挺身队”就是慰安妇，因此十分害怕，但却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在可怕的世界战争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有组织的滔天罪行。慰安妇是日本天皇直属部队和财阀及以卖淫为生者相互勾结，用欺骗手段或强行动员的办法，逼使充当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的妇女。据统计，每个慰安妇大概一天要接客29人次，多者接客达100人左右。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所遭受的侮辱、强暴以及精神、肉体上的摧残，是无法得到补偿的。

解放了，我虽然得到了解脱，但内心深处一直很痛苦，总打不起精神来，慰安妇的屈辱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我想收集了解一下有关慰安妇的资料，但却无从得到——战后有关资料全被日本政府销毁了。例如，去年2月我去札幌时，顺便到丘珠机场转了转，想打听一下有关机场的修建历史情况。目前，这个机场既是民用机场，又是自卫队的军用机场。但不论是机场本身还是自卫队方面，均未记载有关机场修建的过程及历史发展情况。据自卫队有关记载说，明治4年5月，此地被称为丘珠，并在这里种了树，到明治13年，开始在这里种植洋葱，昭和17年即1942年，这里建成了机场。当我们一行问到此机场是不是由朝鲜抓来的壮

丁修建时，对方回答说不知道，并称战后所有的资料都被销毁了。大概住在机场附近的人也不清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想从他们那里搞到什么材料是根本不可能的，说不定他们还打算从我们手里得到有关的材料呢！

这里我所要说的内容都是根据下面的资料整理的：金日勉撰写的文章《天皇的军队和朝鲜人慰安妇》，任宗国编译的《挺身队》，山谷哲夫编著的《冲绳的奶奶》，权明卓撰写的《庆良间列岛》，川田文子编写的《红色的砖房》，札幌自治联发行的《札幌施政和韩国、朝鲜人》等。另外，陪我们去九州大牟田的牧师相原，在那霸邂逅的一些人中的一位叫高田的女士及由她引见我们在座间味岛上结识的一些人，还有在渡嘉敷岛上认识的一位叫小波藏氏的，札幌的宣教士金建和传教士岩木，都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材料。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二 历史背景

伊藤博文从统治朝鲜开始，就妄图整垮韩国妇女，以达到其对韩国永远实行殖民地统治的野心。朝鲜社会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但又有妇女的尊严不可侵犯的一面。比如说，即使是政治犯，如果逃到女人的房间，警察也不能硬行进屋捉拿犯人。贵族路过总督府时必须下轿子步行过去，而妇女则不必这样。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出自对妇女的尊重，而是表示重视女人生嫡子以传宗接代的能耐。因此，也不能否认朝鲜妇女的地位在某一方面受到尊重的，朝鲜妇女也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同时，在朝鲜母亲的面前，宰相也好，僧侣也好，统统不过都是一个儿子而已。

伊藤博文所采取的整垮韩国妇女的政策，看来还是“对”的，这从“三·一”运动时朝鲜妇女纷纷行动起来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实。伊藤不断变换手段，采取传播性病，大肆吸毒，发展妓院等，千方百计地残害朝鲜妇女，妄图尽早消灭朝鲜。这是一项灭

绝人性的政策，它比没收土地、进行剥削、制造文盲用心更为恶毒。

在采取这一政策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一些日本人移居到气候条件十分优越的庆尚南道和全罗南道，使朝鲜半岛上三分之一的人都成了日本人。他们为了达到把韩国人赶出朝鲜半岛，让日本人到半岛定居的目的，对愿意移居到韩国的日本人采取了优惠政策。

由于实行土地申报和货币改革等政策，许多人都涌向满洲和沿海州（苏联远东地区）以及很远的夏威夷甘蔗田，到那里去谋生路。其中以到满洲的人最多。从壬辰倭寇入侵到所谓韩日合邦时，满洲一直是义兵以及后来的独立者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抱着一定的信念去的，但更多的人，是因为在家乡生活不下去为寻求生路而去的。日本政府对在半岛上无法生活而去满洲的人，在满洲周边无偿分给他们土地。这是他们采取的一种离间政策，让韩国人同满洲人对立，在日本统治下的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不和。

日本在大东亚共荣的口号下，对亚洲发动了侵略战争，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这时，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国内，到处都十分缺乏劳动力。于是，日本从1938年开始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1939年实行全民征兵制。据札幌自治联的资料介绍，朝鲜人被征召的竟达150万人。另据金日勉提供的资料表明，强迫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所谓挺身队慰安妇就有20多万人。在军队和慰安妇里，既有韩国人，也有日本人和中国人。但是日本人的待遇总是比较特殊，中国人的待遇还不如韩国人，但人数不多，大概是由于猜忌她们有间谍嫌疑而产生不信任感的缘故吧。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韩国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搞慰安妇。

三 分到满洲和中国地区的慰安妇

实行慰安妇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派驻到满洲的关东军能长期驻扎在那里。往军队派慰安妇主要出自如下的考虑：三井、

三菱、住友、日本邮船、八幡炼铁等财阀和垄断企业，自从日本出兵台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靠战争发了财。当然英国和美国是日本发家的后盾，雄心勃勃的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妄图吞并朝鲜，然后聚集力量吃掉满洲，进而长期侵占中国。当时，某一财阀想把某煤矿或山上的木材攫为己有，日本军队便会立即把它抢夺过来交给财阀。因此，这些财阀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经济支柱。

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到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为了处理这些掠夺来的物资，他们建立了“简易房”和饮食店，饮食店除出售食品外还处理掠夺来的一些东西。军官可以在餐馆里玩弄日本职业娼妓，但一般士兵没有这种特殊待遇就到处去奸淫妇女，结果性病流行，导致士气衰落，给部队造成很大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日本决定从朝鲜征集一批慰安妇到军队去，以解决日本军队对性的要求问题。这一做法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其一，符合消灭朝鲜民族的政策；其二，朝鲜少女自幼生长在儒教家庭中，没见过也不懂得什么是性病，因此，她们不耽心会从日本军那里染上性病；其三，对性病的管理可以简化。在挑选慰安妇时，年龄一般掌握在17到20岁之间的未婚少女。这一时代，可以说是军人万能的时代。命令由总督府下到各道，再由道下到郡，郡下到邑，邑下到面（相当于村）。开始时，他们主要以半岛南部为中心，到那些生活艰苦、子女较多的家庭去，哄骗她们说：

“你们到军工厂工作很容易赚大钱”，“到军队食堂干活，可以吃饱饭，还能赚很多的钱”，等等。慰安妇与日本兵的比例原则上为“1：29”。也就是说，一名慰安妇一天要接客29人。据筛半岛上一位名叫玉子的日本慰安妇说，她从一天接客50人增加到150人。按照关东军的规定，一名军人和慰安妇一次可以玩半个小时，但往往刚过10分钟，站在外面排队的日本军人就不耐烦了，他们一边敲门，一边不干不净地骂些下流难听的话。

被拐骗去的少女，先被带到在汉城的日本旅馆里。到旅馆

后，由那里的日本女人带她们一起去洗澡，从中挑选最漂亮的姑娘奉献给级别最高的军官。他们给这些姑娘穿上日本服装，然后把她们带上二楼。那里已经摆好了接客宴席。他们指使姑娘们当女招待，伺候日本军官，当军官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后，便一人搂着一个姑娘进到房间里对姑娘进行奸污。这种事情一般要持续三天。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据说是为事先对这些姑娘进行训练，以便使她们今后能够经受得住应该经受的事情。这是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时的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取消了这种训练准备，直接把慰安妇送往前线。

关东军里的慰安妇有日本、朝鲜、中国妇女，日本妇女只伺候军官。这些日本妇女是一些年纪稍大的职业女性，她们不是被强迫来的，而是在挑选慰安妇时送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慰安妇称做“婊子”，说是从英语Prostitution一词中引译而来的。日本妇女叫“日本婊子”，朝鲜女的叫“朝鲜婊子”，中国女的叫“中国婊子”。

下面介绍几条当时对日本军人和慰安妇所作的有关规定。

军人不得同慰安妇谈恋爱，同慰安妇玩时必须使用避孕套（那时的避孕套比较硬，从韩国去的少女用后疼痛难忍，经常发生炎症，渐渐发展成性病。她们当时虽然属军人管，但由于不算是军属，因此有病也得不到治疗），时间一次为30分钟，干完事后要立即出来。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随着同中国的战争日趋激烈，仗越打越大，军人对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需要更多的慰安妇上前线。在朝鲜征集慰安妇也开始带有强迫性了。以卖淫业为生的人同军人相互勾结，他们手臂上带着“军队要员”的袖章，装成军官的模样，到处横行霸道。归军队管，却又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护士的慰安妇从来不被当作人看待，他们只不过是供军人发泄兽欲的工具而已。

性生活对日本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的部队就

越需要。因此，凡是有日本军队作战的地方就有慰安妇。日军有时让慰安妇集中在一处接客，有时是用军车把慰安妇送到部队巡迴接客。慰安所有的是用木桩和毯子围起来的，有的是用木板临时搭起来象公共厕所一样的棚子。在这种地方，慰安妇简直就象奴隶、木偶一样。有的女孩子躺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少女象死人一样地被抬了出去，剩下的人坐上军车再去另一个战场；她们吃在车里睡在车里。有的慰安妇连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好。她们疾病缠身，有的患肺结核，乳房痛，便秘；有的染上性病，阴部肿胀；有的胸部疼痛。

1942年起，日本军队士气开始低落，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还有的装精神病住进了医院。这时，中国人也到处散发传单，并通过广播进行反战宣传，号召日本士兵“回到母亲和妻子的怀抱”，“停止非正义的战争”，并强烈谴责日本军队的腐败。在这里仅举一传单为例说明：

军队长官捞到多少得到多少？他们同商人和妓子屋成天混在一起。师里的会计，只要干上3年就够挥霍一辈子。这些钱从何而来？是他们受贿得来的，他们允许商人办理执照，允许开办妓子屋。打倒部队长官！

这一时期，军队里又赌博成风，他们盗窃石油、香烟拿出去卖。卖得的钱无处存放，有的军人就把钱存在慰安妇那里。

派往满洲和中国的慰安妇大体分为三个类型：一种是受不了现实的人，她们悲观失望，最终抱病而亡。另一种是积极型的，她们不管遭受多少蹂躏和践踏都没有死，而是坚强地活下来了。第三种人是抱着开拓新的命运的希望逃到中国军队去了，这第三种人大概做了许多美梦！第二种人，她们即使勉强活了下来，在日本战败时也大都被日军所杀害——因为，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一传开，除有些部队弃慰安妇而逃跑外，大部分部队都将慰安妇推进防空洞或战壕里用炸弹炸死，原因是担心他们向敌方泄露日本军队内部的情报。

四 南方方面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慰安妇被转移到了南边。据山川桂子刊登在《朝日文艺》周刊上的文章介绍，慰安妇离开横滨后来到了韩国釜山，韩国的少女们个个都穿着朝鲜长裙，当把她们拉上船以后，她们个个都“哎呀、哎呀”地哭个不停。

1943年11月盟军首脑部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发表开罗宣言，宣布朝鲜独立和满洲、台湾收归中国。此时，日本元气大伤。他们在朝鲜，不论青年男女，见人就抓。男的被抓去当兵。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被拉上军用卡车带走，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也被强行拉走。他们明目张胆地抓人，天刚一黑，日军就躲在路边角落里强行抓人，被抓者连向父母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以前是家境困难的女孩被拉去充当慰安妇，后来连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女孩和年轻妇女也不能幸免。因此，在往北开的火车上常有人跳车自杀，往南航行的船上也有许多姑娘投海身亡。当时，在朝鲜半岛早婚很盛行，对此，我想各位都还记得或听说过吧！

在往南航行的轮船上，日本军人们想要姑娘伺候，如果遭到了拒绝，军人便威胁姑娘们说，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反正你们迟早总是要伺候我们的，现在将来没什么两样。听了这些话，姑娘们意识到自己逃脱不了厄运，于是纷纷跳海自杀。自此以后，姑娘们一上船手脚就被人用绳子捆绑起来，以防投海自尽。想想看，这难道不比抓到非洲去当奴隶的奴隶船更残酷吗？

在南方的岛屿中，菲律宾的马尼拉可以算得上是慰安妇种族市场。在那里，玩慰安妇是按人种论价的：朝鲜人一次3元5角，日本人5元5角，西班牙人11元，美国人13元。有意思的是，日本军人对自己国家的慰安妇一次付给5元5角，而对美国人慰安妇却给高出本国人一倍的钱。此地的白人慰安妇大概是战前就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妇女。

据冲绳一位拒绝当慰安妇的妇女说，从朝鲜来的慰安妇总共

有多少无法计算，她们每20人编为一组到部队巡回接客。每到一地就在一个简易房里接待那些排队等待的军人。对那些支撑不住的慰安妇就用车拉到另一个部队去。据这位妇女说，连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的女学生也被拉到军队去了，人数大约有1万多人，她们都被送往慰安所。

现在还活在人世间的极少数韩国人慰安妇之一的裴凤歧老人，当时就被分在渡嘉敷岛上。这个岛是庆良间列岛上最大的一个岛，从那霸往西庆良间方向55公里，坐船大约需要航行1小时20分钟就到了。据川田文子说，在这个列岛的阿嘉、座间味、渡嘉敷三个岛上共有7名慰安妇。但据权明卓写的《庆良间列岛》中一位证人说，他在的岛上有20名朝鲜人慰安妇。根据川田文子和川谷哲夫撰写的书中所提供的材料以及韩国教会妇女联合会2名代表同笔者走访这些岛屿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这些岛上的慰安妇的生活情况大致如下：

日本军队是1944年9月9日进驻到这些岛屿上的，裴凤歧老人等慰安妇是同年11月上岛的。日本军队在驻扎的村子里选些较好的房子作为慰安所。他们规定慰安妇不许同外界任何人接触，如有闲暇只能到海边去散心。这些慰安妇一到这里就让穿上象浴衣似的粉色、绿色、乳白色等各种颜色的日本服装。开始时这些慰安妇们因自己受骗上当整日唉声叹气，天天想家，暗暗流泪，后来干脆就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混日子了。1945年3月23日这些岛屿开始遭到轰炸，慰安妇便借酒浇愁，经常酗酒，并连哭带喊：

“哎呀，这可怎么得了！”

据岛上的人说，这些慰安妇皮肤白晰，个头高挑，身材也很苗条。他们中间有一位二十出头名字叫春江的女人，她结过婚，并有一个孩子。她当时是为了赚钱到军人食堂来干活的，她每每见到邻居大妈就想起自己的母亲哭个不停。我们一行来到该岛上时，邻居家的女儿还向我们提到过春江。她说，春江长得非常漂亮，日本话说得也最好，但总是想念家乡。春江是这个岛上最高

军官的专用慰安妇，在一次美军轰炸中死去了。当时岛上的人将她的遗骨埋在了那里，以便日后家乡如果有人来的话好把她的遗骨接回去，但后来始终没人来找，至今还同村子里的人一起埋在白玉塔里。我们一行这次走访该岛，为的就是寻找埋葬春江遗骨的地方。

在这里还想再说一点，按规定，韩国兵不得去慰安所，但实际上是可以去的。再看看庆良间列岛，那里的军人每月可以领到10元津贴，但这些钱没地方花，因此，他们就去光顾慰安所。那里收费不一，对于迟早要去送死的少年特殊兵实行免费，军人收3元，征来的兵5元。特殊兵的任务就是带上炸弹乘着小船去撞美国军舰将其炸毁并与敌军同归于尽。听说特殊兵里也有韩国少年。

裴凤岐和其他慰安妇，自盟军开始轰炸以来，便随日本军人进山躲起来了。据慰安所房东的女儿说，慰安妇都身着华丽漂亮的衣服，出出进进目标显眼，弄不好不仅她自己会被炸死，连自己家的房子都有可能被炸掉，死里逃生的慰安妇还要替日本军人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如：伺候他们，替他们做饭、洗衣服、当护理、运子弹等。这种情况不仅在庆良间列岛，在其他前线也一样。不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大部分地方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就把慰安妇都给炸死了。冲绳那里的情况要稍好一些，日本军队在被解除武装的时候，慰安妇也随同他们一起交给美军进了收容所。

五 停战与慰安妇

在缅甸北部的拉莫阵地上，有15名日本慰安妇和5名朝鲜慰安妇。当军队将战败的消息告诉日本慰安妇后，这些女人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化好了妆，举起长刀自刎了。而朝鲜慰安妇却什么也不知道，在山洞里睡觉，后来全被日军用手榴弹炸死了。

从仰光撤退时，日本人慰安妇都被军队带走，但朝鲜人慰安妇却被甩下了，她们在逃跑的途中中弹身亡。当时，她们都把

积攒下的钱币顶在头上，看样子，她们不知道一旦战败那些钱币便将全部作废。

特勒岛上的朝鲜慰安妇都睡在战壕里。负责她们的少尉在战壕入口处吹哨子，但里面没有动静，他又唱起了日本国歌，这才从里面走出五六个人来，他们一出来就都被打死。然后少尉又举枪疯狂地往战壕里进行扫射，等扫射完毕进去一看，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六七十名被打死的朝鲜慰安妇的尸体。

库页岛最北边的波罗乃斯克只有朝鲜人慰安妇。1945年8月10日，由于狂轰滥炸，村庄都被烧毁，但这些慰安妇却什么也不知道，等她们得知自己被遗弃时，便不顾一切地直奔车站。火车载着日本人开走了。他们边追赶火车，边喊把她们带走，但日军根本不理睬，列车径直往前开去。她们拼死跑到了火车的前面，火车依旧未停，她们跑得精疲力竭最后倒在铁轨上，火车从她们身上轧过去，鲜血顿时染红了火车和铁轨，血肉骨头粘满了火车车轮。那情景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事件中只有五六个人活着跑了出来。

当时一位名叫金春子的慰安妇说，她根本不想回家，想家也不能回去——因为她说她现在的身子已经不是母亲原来给她的那个身子了，一想到带着这肮脏的身子回家去，心里就象被撕碎了一样地疼痛。

澳洲受托管统治的拉巴乌鲁岛上一名日本中校军医谈起当时的事情时这样说：他曾经去光顾过慰安所，那里只不过是一个铺着三张席子的公共厕所。进去后，那里有一个名叫爱子的朝鲜慰安妇。她见我进去后，脸部毫无表情地脱光了衣服，躺在那里扇着扇子，也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看样子她好象什么都无所谓似的。从旁边传来令人厌恶的笑声。中校此时似乎产生了一点同情心。这并非他无性欲的要求，而是他觉得她十分尊重自己。但那时什么人格不人格的，他都认为没必要，只想作一头野兽。干完事以后，爱子掏出两支烟点着后扔给军医一支。军医虽然不会

抽烟，但又不好拒绝，他只好把烟接过来抽了。那是军医第一次尝到烟味。后来两人象死人一样地躺在那里睡着了。那时，军医想，作为军医本人的我已经死了，我的同情心也死了。但今天我却尝到了女人和香烟的味道。

六 结 束 语

日本被赶出我国已经44年了。我们决不是低估1980年所发生的光州事件。我们对光州事件始终没有忘却，但我们却忘记了我国20多万名死去的慰安妇，她们大都是17至20岁的年轻姑娘。不论是马尼拉还是冲绳，都没能为她们建造一座慰灵塔。在那霸南部的丝满市和平纪念公园里为韩国年轻士兵建立一座慰灵塔，塔上刻着李恩相写的挽歌。但只字未提饱受民族最大苦难的挺身队里的慰安妇，提也只是提到在长崎原子弹轰炸的纪念公园里，被征集的朝鲜人和挺身队被炸死一事。这只是日方的话，这里说的挺身队，是指去军工厂或煤矿服务的妇女，而不是指慰安妇。

那么，对慰安妇问题为什么如此默默处之呢？首先一点是因为没有资料。其次，她们大部分是贫民阶层的妇女，受到社会的歧视。第三，因为她们是贫民层中的下层女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不仅销毁了有关资料，而且还阻止我们清算其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一些毫无道理的东西，如有关旅日朝侨的人权问题等。本人于1980年到冲绳那霸时非常想见一见裴凤岐老人，但日方欺骗威胁我们，阻挠我们同这位老人见面。

这些受害妇女自身没有力量，又是女性，所以无法挣脱束缚朝鲜民族的枷锁。早已被人们遗忘、活到今天的少数慰安妇，她们总觉得当慰安妇是罪孽，不愿见人。对一个民族来说，那个民族的主人就是那个民族自己，所以就要有人受苦。这些慰安妇不正是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民族的新生，挽救民族灭亡的主人吗？当然上层人物也为民族的前程饱尝痛苦地进行斗争，把握民族的方向。但是，在左右民族的命运，创造历史文化方面，他们却是傍

徨不定的。当明王朝成为我们的宗主国时，他们作为社会群体的领导层享受一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对庶民进行统治。到了清朝时期，他们又视清王朝为自己的主子，竭力讨得他们的欢心，从中得到好处。日本人打进来，他们又是学日本话，又是学新文化，欣赏一切利权。解放后，他们又宣扬美国的什么现代文明，引进西方的文明，享受特权。不仅如此，他们还丢弃了我国十分宝贵的传统和文化，而这一传统和文化是用任何代价也换不来的。

当一些社会群体在谱写自己的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但有些人，很快就站到对别的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其他强大的社会群体那边，而对自己的社会群体却俨然以领导者自居到处发号施令，使别人弄不清他是韩国人还是清国人，因为他们认为站在清政府一边，对自己有利，可以免受带给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苦难，但他们却失去了作为社会群体一成员进行思考、感受和行动所固有的特征，进而对自己的东西都不喜欢了。这不是站在国粹主义的立场上讲的话，而是站在寻找自我的立场上讲的话。如果失去了自我，不仅对创造国家历史文化起不了核心作用，而且不能正确看待历史，更说不上创造文化，甚至会污染和腐蚀原有的文化。

比如说，李朝时期，当贵族们使用非韩国话的混合语时，庶民阶层却创造发展了假面舞和木偶戏，韩国妇女继承和发展了被男人瞧不起的汉字。当贵族们模仿中国画，热衷于画山水画水墨画时，庶民阶层中的画匠却发展了长生图等民间画和韩国画。他们都没有想到在画上盖上自己的印章以为后人留下自己的名字。

被拉到挺身队去充当慰安妇的大多数妇女，都是继承这个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精髓的庶民。他们作为庶民层中的妇女，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自己的身体去为祖国承受民族的苦难，到头来却被人们所遗忘。时至今日，我们有责任将这个问题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遗忘历史的这一页，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事实。况且，我国妇女也决不会对这一历史事实置之不理的。不

正是由于她们遭受了这一苦难，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还有我本人才得以免遭这些苦难吗？

很早以来，男性就以他们生理上的优势支配着女性。但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端，就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军队慰安妇。也就是说，男子的傲慢，不正是人们心理上的破坏本能所犯下的罪行吗？对我们女性来说，由于男子对性的要求，我们被迄今为止自己所创造的文化观念所束缚，成为外来势力的牺牲品，不但不敢进行反抗，反而还把自己当成无耻的罪人。我们应该帮助我国妇女，使她们对贞洁和性的问题改变传统的意识和观念。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权仁淑氏，她作为性拷问事件的当事人，在韩国妇女史上迈出了一步。

正如拉巴乌鲁岛上那位军医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所说的那样，不尊重女人的人，他自己也就不配作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不要敌视男性，为了帮助他们，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的进步，应该让男子积极参与整理有关慰安妇资料的工作。

由于日本方面销毁了有关资料，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尽量收集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自己看到的和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说服我们周围那些为数不多、但目前还健在的慰安妇，让她们象权氏一样鼓起勇气，当好历史的见证人，为历史留下记录。这是个民族历史的重要问题，需要摆脱个人的情面。

此次旅行，我们去了札幌，在那里碰到一位年轻的日本传教士。他说，只要朝鲜不统一，他们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还说，朝鲜的分裂，日本要负不少的责任。在日本，有不少象这位传教士一样，是我们真正友好的邻居。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动员他们提供有关慰安妇的材料。有一些日本老军人，他们过去接触过慰安妇。另外，还有一些同经营慰安所有关的人以及和这一问题

有关的军官现在还活着。他们虽然不愿露面，但却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不过只要他们能澄清事实（虽然很痛苦很不容易），就可以从自己的罪责中解脱出来。同时，向这些人收集资料时，还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如果此事能够得以澄清，日本也可以从自己的罪责中得到解脱。

还有，我们一定要向饱经历史苦难的慰安妇讲清这样几个问题，即，她们所经受的苦难对民族来说具有多大意义，她们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民族的生存，这在民族史上具有什么意义，等。她们当中许多人象裴凤岐老人那样，不懂得当时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她们始终相信日本人对她们说的鬼话：只有日本打赢了，她们才能生活得更好。但她们和安重根、俞宽顺一样，本意是为了祖国，却都成了牺牲品。活着的人依旧还活着，但对已经死去的人，要把我们的心愿告慰于她们，且不可等闲视之。另外，象春江这样遗骨还在的，应该把遗骨运回老家安葬好。总之一句话，应该记住日本帝国主义末期，本民族遭受的屈辱和悲惨的历史，并要把它整理成正式的材料。这项工作决不能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做。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情者将渐渐逝去，记忆和感情也将慢慢淡化。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抓紧整理一下这段悲惨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过去，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韩国汉城女子梨花大学）